

「不好意思，我想請問一下——」

因為老師在場，雷歐妮發問前自然而然地先舉起右手。

「僱主大人，為什麼您也來了？」

隨貝雷絲進入包廂的是芙朵拉大地的統治者，炎之女帝艾黛爾賈特·馮·弗雷斯貝爾古。她此時束起了單馬尾，穿著灰溜溜的傭兵戰服，掩飾身份意圖相當明顯。

但那身衣服掩不住高貴優雅的氣質，讓她看起來就像一個長相過度漂亮的……逃家貴族。逃出皇城也算逃家吧？雷歐妮迷茫地心想。

戰爭結束後，雷歐妮接手了傑拉爾特的傭兵團。

經由貝雷絲居中斡旋，傭兵團長期受僱於弗雷斯貝爾古家家主。

艾黛爾賈特以家主名義僱用他們，即使之後退位，契約仍然有效。

傭兵團活躍在各地邊境，專門對付中央政令鞭長莫及的不法之徒。

雷歐妮工作中時常遇見成為義賊的弓手薩米亞，跟她聯手對抗敵人。

上週，兩人前往掃蕩民眾口中的土匪，卻遇上了一群自稱『聖印迪哈軍』的棘手敵人。首領身上有奇怪力量保護，無論怎麼攻擊，傷口都會馬上復原。

全員撤退後，雷歐妮幫受傷的薩米亞敷藥，見她表情消沉，隨口安慰她幾句。

『我嗅見一股跟蕾雅大人有點類似……但非常令人厭惡的氣息。』

雷歐妮被薩米亞的話嚇了一跳，為謹慎起見，立刻傳信告知人在帝都的貝雷絲。

貝雷絲答覆會前來協助，雷歐妮便跟她約在一家酒館碰面。

不料，前來赴約的不光是老師，還有意想不到的僱主。

「老師的事就是我的事。」

艾黛爾賈特若無其事地坐下，接過貝雷絲遞來的菜單。

「唔，好吧，那我們在外面怎麼稱呼您呢？總不能直呼您的名字吧？」

「艾斯納。」

「啊？」

「我有兩個姓，這是我的另一個姓。」

「呃，我們那樣叫的話……老師不會搞混嗎？」

「不會。」貝雷絲看著菜單回答，轉頭問艾黛爾賈特。

「妳想吃魚嗎？正是最肥美的時期。」

「嗯……今天不太適合，下次再吃吧。」

「好，我再帶妳來。」

說完，貝雷絲回眸望向雷歐妮。

「雷歐妮，點過了嗎？」

「啊，我吃飽了，不用點我的。」

貝雷絲微微頷首，起身招呼包廂外的侍者。

等老師點完餐回座，雷歐妮左右打量兩人。

艾黛爾賈特的武力僅次於老師，她願意協助可是如虎添翼，自己當然求之不得。

「好，接下來，老師跟……艾斯納小姐，讓我來說明一下狀況。」

雷歐妮憑著記憶描述完跟薩米亞遇到的敵人後，離開包廂，拿了三大杯啤酒回來。

「來，這家的格雷曼啤酒超讚喔！妳們盡量喝，帳都掛在我身上！」

艾黛爾賈特盯著浮滿泡沫的金黃色酒液，緩緩出聲道。

「雷歐妮同學，聽說妳被稱為女版傑拉爾特……」

雷歐妮咕嚕咕嚕地喝光啤酒，重重放下空酒杯，呼出一口氣。

「哈！沒錯，不負師父酒中豪傑的名聲——」

「承襲『壞刃』之名，在各地酒館欠下了大量酒債？」

艾黛爾賈特笑容不變，雷歐妮卻莫名感受到一股威壓。

他人議論過百遍的話題，由這位曾經的黑鷲級長說出口，份量截然不同。

雷歐妮對她一直存有幾分敬畏，不禁回憶起那幾次忘寫作業時，級長大人的微笑……

求救地看向她身旁，貝雷絲面無表情喝著啤酒，一副局外人不想干涉的樣子。

雷歐妮臉上冒出冷汗，尷尬地乾笑起來。

「哈哈……我遲早會還清的，遲早！」

「雷歐妮，我只是想確認一下，是不是需要再調高酬金？」

氣氛剎那間凝肅起來，雷歐妮預想中的同樂酒會儼然轉變為勞資會議。

「不，您給的酬勞已經非常豐厚了，會欠錢是我個人的問題啦……」

雷歐妮撓了撓臉頰，她每次一拿到自己那份酬勞，就會立刻把其中大部分轉送回故鄉，供給村中孩童免費上學，剩下的只夠支付日常開銷，根本沒預留額外酒錢。

但之所以不預留，也是因為一直抱持著『反正酒館到處都是，而且都可以賒帳，這家不歡迎，我還能去另一家』的不良想法。

艾黛爾賈特盯著臉上有愧的雷歐妮，點了點頭。

「往後，你們傭兵團的酒錢，都可以向我報銷。」

「真的嗎！？」雷歐妮驚得站了起來。

「當作是發放紅利……帝國經濟能復甦得那麼快，也是多虧傭兵團暗中努力，而且你們在酒館大量消費，也是在促進繁榮。」

艾黛爾賈特說完，端起酒杯小啜一口。

「嗯，風味確實醇厚，不愧是格雷曼子爵引以為豪的領地特產。」

「對吧？」

雷歐妮鬆了口氣，正要繼續闡述啤酒的美味，就見貝雷絲接過艾黛爾賈特手中的酒杯，將剛送來的串烤鮮蔬整盤遞到艾黛爾賈特面前。

「還很燙，要小心吃。」

「好。」

貝雷絲看著艾黛爾賈特拿起串烤小口品嚐，淺淺一笑，轉頭望向目瞪口呆的雷歐妮。

「雷歐妮，妳盡量喝吧，老師有帶錢，老師請客。」

「呃……謝謝老師。」

雷歐妮回過神，毫不客氣地繼續暢飲，邊喝邊看著兩人，不由得興起了成家的念頭。

隔天，雷歐妮帶著兩人再度前往『聖印迪哈軍』盤踞的一座小型堡壘。

貝雷絲親自偵察後，擬定了攻陷堡壘的計畫，當天晚上立刻執行。

制高點的一座山丘上，薩米亞接過雷歐妮遞來的一筒黑色箭矢，哼笑了一聲。

「老師果然是老師，總是能開闢出嶄新的道路。」

「我什麼都還沒說耶？」

雷歐妮迷惑地看著一臉知道老師要做什麼的薩米亞。

「她選擇今晚行動的理由只有一個，就是今晚的天氣——晴朗無風。」

薩米亞拍拍箭傷早已癒合的左肩，自信一笑，確定自己能完美達成貝雷絲交代的工作。

同一時刻，貝雷絲跟艾黛爾賈特帶著一隊傭兵潛入了堡壘。

全隊靜悄悄地前進，貝雷絲跟以前的同伴仍有默契，互相使用手勢進行交流。

艾黛爾賈特並不在意看不懂手勢的問題，只對殺伐果斷的『傭兵貝雷絲』感到新鮮。

發現屋中熟睡的敵兵，直接一劍刺殺。

遇見路上的巡邏者，靜待其分散或拋出誘餌引開，之後分別處決，再拖到暗處藏匿。

一路長驅直入闖進最深處，在正屋前的一片空地，一行人遭遇了跟部下等在那裡的首領。

「！」

艾黛爾賈特從首領身上感覺到一股令人厭惡的氣息。

這時，率領另一隊放完火的雷歐妮趕來，認出敵方弓兵手上的聖弓。

「啊、我之前被偷的『無盡之物』……你們這些小偷！」

「我們是天選之人——」一名魔道士高聲宣告。

「遵奉聖人印迪哈的旨意，要洗清這個污穢的大地！」

「啊哈哈！天選之人？污穢大地？你們認真嗎？那位魔獸大人才懶得管人類的事吧！」

雷歐妮笑到咳嗽，轉頭看了看跟老師一樣變得面無表情的僱主，清咳兩聲，正經說道。

「唉，賽羅司教失去影響力後，各種邪教如雨後春筍般不斷冒出來呢……」還沒感嘆完，敵方弓兵連射兩箭，被雷歐妮舉盾擋下了。

「喂喂！別人話說到一半搞偷襲，太沒禮貌了吧？」

雷歐妮邊生氣邊朝對斜對面沒在看她的魔道士射去毒箭，完成了偷襲。

接著，她露出陽光笑容，看向倒臥地上不敢置信望著自己的魔道士。

「怎麼啦？我是傭兵，當然沒有禮貌囉。好啦，不說廢話了，大家上吧！」

一片混戰中，首領舉起長槍，雙眼盯著貝雷絲，站定不動。

艾黛爾賈特單手握著艾姆魯，悄悄挨到貝雷絲身旁。

「老師，他手上的槍……」

「嗯，是『盧恩』的仿製品。」

「跟解放王再現的狀況很相似。」

「放心，我不會再倒下了。」

「我也保證，我不會再讓妳倒下。」

視線中的首領往前走了兩步，身形一閃，失去蹤影。

貝雷絲雙手握劍，靠上艾黛爾賈特的後背，火勢蔓延到四周，兩人在火光中搜尋敵人。

忽然間，半空中冒出槍尖，艾黛爾賈特回頭猛地一揮，擋下刺向貝雷絲的一槍。

仿造的『盧恩』能為持有者增加速度，但無法隱藏持有者身上的氣息。

敵人一現形，貝雷絲立刻揮劍而上——果然如雷歐妮所說，攻擊毫無成效。

艾黛爾賈特看準空隙發動『狂嵐』，一斧將敵人的腦袋連著頭盔劈成兩半。

即使如此，敵人仍然直挺挺地站著，裂開的傷口冒出黑煙，竟然慢慢癒合了。

「老師！艾斯納小姐！我們『去喝一杯吧』！」

下一刻，雷歐妮的信號到來，貝雷絲跟艾黛爾賈特立刻拋下戰鬥，順著繩索爬上石牆。朗朗夜空中，大量內藏火藥的黑色箭矢如暴雨落下，在火勢最盛的空地中引發連環爆炸。薩米亞站在山丘上眺望堡壘中綻放的煙火，接過旁邊弓手們遞來的麵包，狠狠咬了一口。

「呵！絕對不能與妳為敵呢，貝雷絲老師。」

隔天清晨，林哈爾特透過『傳送』趕來，邊打呵欠邊指揮學生。

「啊，這邊的石頭碎片幫忙收集一下，還有那邊那個……呼，可是很珍貴的材料喔。」不遠處，同屬阿加爾塔研究室的漢尼曼蹲在一個燒焦的角落，忽然興奮地呼喝起來。

「林哈爾特！你快過來看看這個！」

「嗯？哦，這個，這是我們之前討論的那個吧？」

「對對對！就是那個！太神奇了，沒想到那個居然真的存在！」

「唔，這就是阿加爾塔人利用技術融合的那個嗎，兩個紋章間天生存有斥力，所以……」他們的學生聽著兩人對話，無言地心想——

為什麼老師一直『這個』、『那個』的，不能好好說話嗎？

同一時間，艾黛爾賈特跟貝雷絲告別雷歐妮與傭兵團，利用『傳送』返回了皇城。

「陛下、貝雷絲大人，歡迎兩位回來啊。」

一回來就在走廊遇上修伯特，艾黛爾賈特泰然自若地對他點了點頭。

「嗯，修伯特，我記得你的婚假還沒結束吧，放貝爾娜提塔一個人在家好嗎？」

「內人是專業的家裡蹲，相信她一個人在家更是舒服自在。」

「你這話是不想回家的意思？」

「請別試圖轉移焦點了，陛下，您又偷偷跑出皇城……」

「先等一下，修伯特，我想你有點誤會。」

「誤會？」

「我沒有偷偷跑出皇城，我跟我的侍衛官事先報備過，並且得到允許了。」

「您的侍衛官？」修伯特立刻望向貝雷絲。

皇城裡有負責維安的衛兵跟直屬皇帝的禁軍，貝雷絲一直以將軍身份統領他們，而且……

「臣不曉得宮裡有『侍衛官』的職位。」

「嗯，先前有一位公卿提出建言，我昨天批准設立的。」

「哦？請問是哪位公卿呢？」

「瓦立卿。」

「……什麼？」

「瓦立卿說宮裡應該設立一個名正言順貼身保護皇帝的官職，我認為很有道理。」

艾黛爾賈特望著修伯特難得沉默的樣子覺得好笑，但她仍用正經嚴肅的口吻說話。

「無俸無權，只有兩個義務，一是全力保護皇帝安全，二是嚴格審查皇帝的出宮申請。」

「嚴格、審查？」

修伯特的語氣十分懷疑，他扶著額頭想了一會，突然察覺到好處，陰沉地笑了。

「也好，這麼一來，貝雷絲大人必須時時刻刻守在您身邊，臣也可以安心了。」

隨後，修伯特說要回去繼續休假，朝兩人彎腰鞠躬，意氣風發地離去。

「看來修伯特往後都不會阻擋了。」
政務室裡，艾黛爾賈特邊批閱奏摺邊說。

「多洛緹雅用過的方法真的有效，我下次要好好感謝她。」

「嗯。」

貝雷絲站在一旁看阿加爾塔研究室送來的初步調查，艾黛爾賈特放下筆，湊到她身邊。

「老師，林哈爾特寫了什麼？」

「敵人體內有沒見過的紋章，像『達夫納爾』紋章跟某種失傳紋章的融合體。」

「兩個紋章的融合體？」

將兩個紋章融合為一體，原以為只是阿加爾塔人突發奇想，原來他們真的做過實驗。

艾黛爾賈特跟貝雷絲一起看完報告，悄悄鬆了口氣。

幸好，由於兩個紋章之間會互相排斥，必須使用更大的能量強行融合，而融合後的成果極端不穩定，阿加爾塔人做過上百次實驗，只成功過一次，唯一存活的實驗體也只能活到三十歲，香巴拉毀滅後，核心被毀，更是不可能再讓他們製造同樣的悲劇了。

「阿加爾塔人的文獻裡寫著，失傳的紋章叫『修巴利耶』。」

「古老傳說中的雪龍……也是叫這個名字。」

艾黛爾賈特說著瞥了貝雷絲一眼，不曉得她知不知道空龍的傳說。

這時，貝雷絲將報告放到桌上，回頭望著單馬尾的艾黛爾賈特，緩緩伸手摸了摸她的臉。

「老師，妳為什麼摸得這麼小心翼翼？」

對待小動物般的輕柔觸碰，讓艾黛爾賈特很不習慣。

「是我綁這樣不好看嗎？」

「不，很好看……非常、非常可愛。」

貝雷絲說著收回手，有點不好意思地別開視線。

「太可愛了，總覺得像在犯罪。」

艾黛爾賈特怔了怔，看著明顯害羞的貝雷絲，輕笑著握住她的手，湊到她面前。

「犯罪？老師，妳想對我做什麼壞事嗎？」

「沒有……」

「真的？」

艾黛爾賈特邊問邊故意在貝雷絲耳邊吹氣。

效果絕佳，她果然臉紅到無法繼續說話了。

「老師……妳明明這麼喜歡我，卻什麼都不想對我做嗎？」

艾黛爾賈特捧住貝雷絲發熱的雙頰，強迫她直視自己。

本來是想繼續捉弄貝雷絲的，但貝雷絲失語無措的模樣實在可愛，艾黛爾賈特著迷地盯著看了一會，終究是情不自禁，低頭吻上她的唇。

貝雷絲環抱住她，在換氣之際，將她抱到旁邊的軟椅上，低頭加深親吻。

從政務室可遠眺的皇城庭園，此時春色曼妙、落英繽紛。

陽光照亮夜雨積成的水窪，碧藍如洗的晴空清澈倒映其中。

一枚粉紅花瓣悄然飄落，為天空綴上了一點大地的浪漫。